

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

高 嵩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

高 嵩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高 嵩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80千 插页：2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册

统一书号：10157·148

定价：0.38元

序 言

现藏巴黎图书馆的“P,2555号”敦煌写本，是一份唐人诗集残卷。其中主要内容，是唐德宗建中年间河西重镇张掖、敦煌陷于吐蕃后，被蕃军解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的囚诗；计有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五十九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十三首，共七十二首。这些诗篇，自一九〇八年伯希和由千佛洞藏经室劫走，至今七十余年，亟应整理研究，使祖国人民寓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舒学同志的整理稿，定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以下简称《残卷》）。在他之前，王有三先生曾由法国将此卷手抄回国进行整理，可惜未竣。我的研究，是以他们的成果为基础的。除翻检史志外，我于一九八〇年夏季赴青海湖东侧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两地进行考察，就《残卷》中一些地名的位置进行踏勘和调查。今年二月上旬，又在北京图书馆就摄自巴黎图书馆的“P,2555号”照片对舒学同志整理稿作了覈校。费时三年，凡七易稿，写成了这本考释。我在研究中体会到：古人把一连串谜语留给了我们，我们在破解它们的时候，是应当特别审慎的。由唐至今，年代既久，连

自然界都有较大变化。例如唐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 3℃（见竺可桢等著《物候学》），这对水文、地貌方面的印证必有影响。我们发现，依靠祁连山雪水的淡河，如今更加枯淡；灌水（梨园河）上的悬泉，有的已经干涸；汉代赵充国所部军队曾在湟水中段山区取木六万株，而今该处仅有人工栽植的林木。这说明西陲风物，古今未必全合。不过，经过一番奔波，这份《残卷》的眉目，总算大体上弄清楚了。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攻陷了坚守十余年的甘、沙二州。之后，将两地幕府中部分唐俘解往青海湖东侧湟水中段临蕃一带监禁。这些唐俘在押解途中及监禁地点备历艰辛而不废吟咏。佚名氏的诗歌告诉我们，他在建中二年冬季被蕃军解离敦煌，经过墨离海（今苏干诺尔湖）和柴达木盆地至青海湖，复由赤岭（今日月山）、白水到达临蕃，历时一年又八个月。马云奇诗告诉我们，他是建中三年夏季在蕃军押解下离开张掖亲眷，过淡河（今读音讹作“大河”）入大斗拔谷（今扁都口），穿行祁连山隘路到达海北，复由海北东南行，沿湟水而下，到达临蕃一带的。终其行程，已是次年春夏之交。两位作者的诗歌，没有晚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的。据此可知他们被蕃军遣归的大概时间。

《残卷》中的诗篇，主要产生在唐蕃战争高潮期间。当时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已经颓势难挽而吐蕃正值极盛。诗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变、两位作者所经行的途程和地名，在现有的唐代史书上不少都是空白。因此他们的作品确如舒学同

志所说，“在历史上是很可宝贵的纪行诗，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有用的参考资料。”（见《残卷》整理稿序言。）在文学方面，作品即事成篇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着朴厚而又浅俗的语言风格，能够使我们看到其后形成元白诗风的广泛社会基础；近五万首的《全唐诗》中，我们还找不到象《残卷》这样的伤痛唐蕃战争的真实悲歌，还找不到象《残卷》这样描绘祁连山南北及青海湖一带“万里山河”的稀有画卷。

《残卷》里的诗篇，大多是两位囚人写于殊乡异域的漂流之中的。后经千佛洞里千余年的沉埋，又不幸被劫往异国而泊居天涯。这是多么悲苦的命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我们理应在慨叹之余将它整理出来。我个人专业不在史地，学殖又荒芜二十余年，所以不揣疏陋选它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靠了这股情绪的鼓动。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人民出版社热诚地鼓励和支持了我的研究和考察工作，并使结果得以付梓。学界前辈俞平伯先生，我的老师、西北大学教授刘持生先生，曾为我的疑难赐函指教。我一并恭致谢忱。我不能忘记友人钟侃、林锡纯、廖士杰、张中式、曹雄诸同志的亲切帮助，也在此深表感激。

高 嵩

1980年12月

目 录

序言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注释·····	(1)
《残卷》作品系年表·····	(61)
《残卷》字句补正·····	(65)
《残卷》作者生平管窥·····	(72)
《残卷》的文学价值·····	(78)
《残卷》地名考略·····	(89)
《残卷》作者押解路线图说·····	(106)
《残卷》史实考略·····	(112)
据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再考怀素生年·····	(125)
附：舒序·····	(129)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注释

按：此处注释的，是法国巴黎图书馆藏“P,2555”号敦煌抄本所录唐蕃战争中被吐蕃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河西唐俘佚名氏和马云奇七十二首诗歌的全部。编次全依1977年12月《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舒学同志整理稿。

佚名氏诗五十九首

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

〔说明〕据《元和郡县图志》，沙州敦煌郡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陷于吐蕃。佚名氏于是年冬季被蕃军解离敦煌郡。此当是启程之作。

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野烟暝村墅，初日惨寒山。步步铍愁色，迢迢

唯梦还。

注释

〔敦煌郡城〕此诗所指郡城，原是寿昌县城。《新唐书·地理志》寿昌县注：“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西有阳关。”按，唐代寿昌县或省或置，反复不常；后当再次省入敦煌而史书失载。在沙州，离阳关近至可以回望者，非寿昌城莫属。诗末“梦还”云云，乃将然之辞。

〔退浑〕唐人每习称吐谷浑为退浑。按，吐读如頹，谷读如玉，吐谷二字与浑字连读容易读为“退”。《新唐书·西域传》谓“退浑”为“语谬”。又，或谓吐谷浑东迁后改称退浑。皆未可必。此处退浑系地名，当是吐谷浑国时期吐谷浑人以其部族称号命名。

〔阳关〕在唐寿昌县西。今南湖一带即寿昌城址。其西渥洼池之西北不足二里处，古阳关遗址尚存。

〔国朝发马圈〕似为唐朝（唐人称“国朝”）向内地发放马匹之地，其位置当在渥洼池之南。

〔寒山〕指鸣沙、三危二山。

〔城〕舒稿改作城，是。城，犹含。

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

〔说明〕诗作于建中二年冬。作者先出敦煌郡城向西，再折而向南，出今之当金山口，到达墨离海。唐代墨离海有

二：一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巴里坤湖，一为今青海省之苏干诺尔湖。此指后者，详《地名考略》。诗中“回瞻”，是北望敦煌。

朝行傍海涯，暮宿幕为家。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

注释

〔幕为家〕蕃军解送佚名氏时，随车载幕，以利行止。参《夏日途中即事》。

〔千山雪〕今自苏干湖北望，即使在秋日，也可见阿尔金山雪峰横亘天际。本诗写的是冬天。“千山”，还包括当金山口以东的党河南山，及四面所见之一切白皑皑的峰岭。

〔万里沙〕指苏干湖东侧的茫茫沙原。

〔戎俗〕此系对吐蕃人的习称。“戎俗途将近”，谓南去蕃人帐落已经不远。

〔赊(shē)〕远也。

冬日书情

〔说明〕作于建中二年冬。作者前面说“戎俗途将近”，这

里说“一川戎俗是新知”，可见已南行至墨离海边蕃人冬牧落帐处，且将在那里过冬。“一川”之川，当于今日苏干湖（在南）和小苏干湖（在北）之间求之，似为昔日之哈尔腾河谷。

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为客终朝长下泣，谁怜晓夕老容仪。

注释

〔寂寞、留连〕是说驻了下来无所事事而又不得归还。

〔寒天、雪海〕这是一幅逼真的雪海落日图。能望见雪海，可知作者驻地在墨离海边。

〔终朝〕古时自晨及午为终朝，此用作整日，与下文“晓夕”同义互辞。

登山奉怀知己

〔说明〕诗中已无冰雪严寒气象，似是建中三年春作。又据“阵云横北塞（当金山口）”之句，当知其地仍在墨离海附近。

闲步陟高岗，相思泪数行。阵云横北塞，敛气暝

南荒。极目愁无限，椎心恨未遑。黯然乡国处，空见路茫茫。

注释

〔敛气句〕敛气当作煞气，阴森黯惨之气。南荒，指南面向柴达木方向延伸的荒原。按：此句暗示未来的去向是南不是西。

〔黯然句〕此句写向北回望。

夏中忽见飞雪之作

〔说明〕据“三冬自北来，九夏未南回”之句，其地仍在墨离海。其时当在建中三年之夏。

三冬自北来，九夏未南回。青溪虽郁郁，白雪尚皑皑。海阁山恒暝，愁云雾不开。唯余乡国意，朝夕思难裁。

注释

〔夏中〕犹夏季里。

〔三冬〕冬季三个月谓三冬。

〔海〕指墨离海。

〔愁云〕句法上宜作“云愁”，以与“海阁”成对。

〔难裁〕舒稿改作“难裁”，是。谓难止也。

冬日野望

〔说明〕作于建中三年冬。作者于建中三年夏日自墨离海某川地启行而南，又在一个大驿耽延下来。耽延的时间，竟至一年左右。揣其原因，大约是蕃军不知赞普（吐蕃王）乞立赞的所在——是在逻些（拉萨）还是青海。当时解送的唐俘，可能要由赞普亲自处理。这个令蕃军歧路彷徨的驿站，当在今之格尔木盆地。

出户过河梁，登高试望乡。云随愁处断，川逐思弥长。晚风吹藜草，遥山落夕阳。徘徊噎不语，空使泪沾裳。

注释

〔登高试望乡〕登上高处北望敦煌。时敦煌已不可望，故用一“试”字。

〔云断、川长〕皆是北望所得。其地当据两个条件定位：一，当能使作者感受到由“西南穷地角”（去逻些）到“东北向天涯”（去青海）的大幅度方位转折；（参《夏（秋）日非所书情》）二，当有

北流之用，与作者瞻望敦煌方向一致。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格尔木盆地。

〔藜〕丛字异体。

夏日途中即事

〔说明〕作于建中四年夏。时才过橡皮山而临于青海之滨，望中的青海，只有一隅罢了。诗中“万里山河”，“千般物色”，概括了由墨离海经今大小柴旦、格尔木、香日德至青海湖西南岸黑马河这一路漫长的瀚海跋涉中所获得的印象。

何事镇驱驱，驰骖傍海隅。溪边论宿处，涧下指飧厨。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愁来竟不语，马上但长吁。

注释

〔镇〕镇日之镇。犹言一天到晚。

〔驱驱〕同驱驱，奔驰不息貌。

〔驰骖、马上〕言蕃军有车而因人有马。

〔飧〕同餐，唐人每用之。李白：“三谢不能飧。”

青海卧疾之作（二首）

〔说明〕作于建中四年夏，地在黑马河边，青海湖旁。是处山形呀呀可惊，海势空渺堪怯。今人乍然乘车过之，尚有一种感受，况当时羁因病魄，怎能不生喟叹！

其 一

数日穹庐卧疾时，百万投药力将微。惊魂漫漫迷山际，怯魄悠悠傍海涯。旋知命与浮云合，可叹身同朝露晞。男儿到此须甘分，何假含啼枕上悲。

注释

〔山际〕指青海南山面海之一侧。

〔海涯〕青海之涯。

〔穹庐〕圆形毡屋，今牧区藏胞仍居之。

〔百万〕舒稿改作方，是。

〔甘分〕听凭命分。

〔何假〕何用。

其 二

邂逅遇迢蒙，人情讵见通？昔时曾虎步，即日

似禽笼。有命如朝露，无依类断蓬。缅怀知我者，
荣辱杳难同。

注释

〔邂逅〕 xièhòu，偶遇。此用作偶然。

〔连蒙〕 zhūnméng，陷于困顿而无从脱身。

〔人情句〕言事理人情无所通，欲脱苦难无所仰赖。诂音jù，岂也。

〔虎步，禽笼〕言昔日也有威武之时，今日却如关在笼子里的禽鸟。

〔荣辱句〕表明蕃军对上层唐俘的优待。

秋 夜

〔说明〕作于建中四年初秋，其地在今青海湖西南黑马河一带。

一夜秋声傍海多，五更寒色早来过。自然羁旅肠
堪断，况复猜嫌被网罗。

注释

〔秋声〕秋风。青海湖上对秋令反应灵敏，一旦立秋，便有冷风萧瑟、草木黄陨之势。这时的清晨，多见服皮衣、棉衣者；那五更的寒色，自易被不眠者所感受。

〔猜嫌云云〕参《久憾褫绝之作》“今时”、“即日”二句注。

青海望敦煌之作

〔说明〕作于建中四年秋，其地在青海湖西南黑马河一带。

西北指流沙，东南路转遐。独悲留海畔，归望阻天涯。九夏呈芳草，三时有雪花。未能刷羽去，空此羡□鸖。

注释

〔流沙〕特指沙州敦煌。

〔东南路转遐〕今自黑马河经江西沟至倒淌河，道路从青海湖和青海南山之间远远伸向东南。

〔九夏〕夏季九个十天。陶渊明《荣木诗序》：“日月推迁，已复九夏。”

〔三时〕谓春、夏、秋三个农事季节。

〔刷羽〕舒稿读作“刷”，是。刷羽犹振羽。

〔□鸖〕当是“寒鸖”。鸖同鸦。